

趙文藻編著

唐詩講義

世界書局發行

唐詩講義

趙文藻編著

世界書局印行

一九五六年六月初版

有 不
著 准
作 翻
權 印

唐詩講義

第一卷

編著者：

趙文藻

出版者：

趙文藻

發行者：

世界書局
香港荷活里道74號A

承印者：

嶺南印刷公司
香港德輔道西四安里十三號

定價：

港幣一元八角
叻幣一元

言詩者必宗唐，學律者必師杜。然名家亦各有擅長，一集之中，羅列並陳。學者當擇其佳什精讀，取長捨短，自能收事半功倍之效。惟時代相距千有餘歲，其間解釋，頗費辭章。作詩不易，解詩尤難，若讀詩不知古人用意，非善學也。今依前人之說爲據，引證典籍，或者其人生平行跡，類聚以求其義。雖不敢言盡善，亦聊盡提倡詩道之責而已，願與博雅君子共勉焉。

歲次丙申孟春紅豆軒主人趙文藻序

第一卷 目次

杜甫登高

..... 一

杜甫曲江二首

..... 八

杜甫九日藍田崔氏莊

..... 二十

杜甫秋興八首

..... 廿五

杜甫北征

..... 七六

七言律詩

杜甫登高

風急天高猿嘯哀，渚清沙白鳥飛迴。
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長江滾滾來；
萬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獨登臺！
艱難苦恨繁霜鬢，潦倒新停濁酒杯！

作者：〔杜甫〕（公元七一二年——七七〇年）唐襄陽人，字子美，因居少陵（在長安縣杜陵東南十餘里），自號「杜陵布衣」「少陵野老」，世稱之爲「少陵」。因晚唐杜牧稱「小杜」，故以子美爲「老杜」。子美幼年夙慧，家貧好學，弱冠漫遊晉、吳、越。舉進士不第，又遨遊齊、趙間，時年已三十五，雖姓名漸盛，而生活潦倒。天寶十三載（公元七五四年）以獻三大禮賦（當時太清、太廟、南郊三大禮並行），玄宗（李隆基）奇之，待制集賢

院，授河西尉，不拜；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。肅宗（李亨）立，拜左拾遺，出爲華州司功參軍。尋棄官依劍南節度使嚴武（季鷹），武表爲節度使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，在成都浣花里結草堂。後人因稱「杜工部」。大曆三年（公元七八年）離夔州，出峽。大曆五年（公元七七〇年）卒於湖南耒陽，享年五十九。子美志氣恢闊，心存濟世，嘗以夔、稷自比，惜遭世亂，而鬱鬱以終！杜詩雄渾奔放，沉鬱深婉，多卽事憂時之作，世號「詩史」。其鍊字蘊藉，用事天然，若不經意，粗讀之，了不可得，所以獨超千古！律詩尤爲後世所推崇。詩至子美，允爲集大成之聖，被尊爲「詩聖」。著有「杜工部集」。其作品可分爲安史亂前、安史亂中、入蜀以後、及離蜀出峽後四時期。時人以詩仙李白（太白）並稱「李杜」。八世紀中葉以前之文學，是由李白結束；八世紀中葉以後之文學，是由杜甫開展。故李是總結以前之浪漫文學；杜是開展以後之寫實文學。李多含道家思想，杜則帶儒家思想。太白詩以「氣」爲主，以自然爲宗，得一「逸」字；子美詩以「意」爲主，以獨造爲宗，得一「細」字。李詩佳處，在不著紙；杜詩佳處，在力透紙背。顧兩家各有千古，異曲同工。

作旨：此詩爲夔州九日登高自傷潦倒而作。

解釋：首句，以寫景起，爲登高所聞。「風急」秋氣凜冽，風勢正急也。梁簡文帝詩：「風急旌旗斷。」「天高」秋高氣爽，景物蕭然。陶淵明詩：「天高風景徹。」「猿嘯」猿啼聲也。因猿啼似悲，更於秋高風急之際，聞之愈覺哀矣。

二句，緊頂首句。由高臨下，水中所見。就上下兩層籠起。「渚」音煮。小州（島）曰渚，此作「水邊」解。因秋水落（退）而渚間之水澄清，故顯見沙出。王褒詩：「對岸流沙白。」「鳥飛迴」言鳥當渚清沙露（白）之處，雖飛而復迴也。此無非狀其適意之情，以反襯久客牢落之懷耳。

三句，爲登高中山所聞者。「落木蕭蕭」承「風急」而來。「無邊」即李華弔古戰場文：「浩浩乎，平沙無垠。」之「無垠」二字含義，作「無際無涯」解。此不過極言落葉之多。「落木」猶言落葉。「蕭蕭」是狀落葉之聲。楚辭：「風颯颯兮木蕭蕭。」言因風急，故聞無邊落木之聲，蕭蕭而下，對此淒風秋景，久客聞之，情何以堪！

四句，爲登高水中所見者。「長江滾滾」承「渚清」而言。「不盡」作「無窮無盡」解。此以形容江波之渺。「滾滾」大水流貌。「滾」本作混，說文：「混、豐流也。」今重言

之，更見江波之浩森。此句言登高則望遠，見長江之水滾滾東來，有蘇東坡詞：「大江東去，浪淘盡，千古風流人物！」之感慨！所以興起後解。

五句，從橫說起。「萬里」極言原野之遼遠廣闊也。「悲秋」秋氣肅瑟，動人悲思。楚辭：「皇天平分四時兮，竊獨悲此凜秋。」言「萬里悲秋」者，是從無邊不盡之景看去；更由南至北，萬里皆秋，則所見者多，故其可感也深。況當此萬里皆秋，猶常作客，所以愈覺可悲也！「作客」羈旅也，不限指作客夔州。冠一「常」字，以見久客他鄉，欲歸不得也。

六句，從豎說起。「百年」暮齒也。「多病」時子美患肺疾。因肺疾非一朝一夕間可痊癒者，故曰多病也。「百年多病」猶言年衰老而疾病叢生也。「臺」凡高出平地者稱臺。「登臺」猶言登高也。曹植賦：「聊登臺以娛情。」或作「台」者非也。按：說文：「台、說（悅）也。」史記太史公自序：「諸呂不台。」今於「登臺」上著一「獨」字妙！證無親朋也。有岑嘉州九日思長安故園詩：「強欲登高去，無人送酒來。」之意。否則當此佳節，正宜結伴登高也。黃帝曰：「中壽百年。」養生經：「上壽一百二十，中壽一百，下壽八十。」然而人生七十古來稀！今日那得百年之壽？即使有百年之壽，又那堪多病之軀乎！更獨登無

伴，則愈覺可悲！慘極！又「登臺」二字，與首句相應。至此已明點登高矣。此聯寫登高感觸之情，十四字之間，含有八意，而對偶又極精確。

七八句，頂「常作客」。「艱難」謂遭遇困厄。指落魄江湖，歷盡顛沛流離之意。左傳：「險阻艱難，備嘗之矣。」「苦恨」可作兩解：一連上，言艱難之苦我，恨我；一接下，言我最以爲苦者，憾恨者，繁霜鬢也。「繁」多也。「霜」霜之色白。「繁霜鬢」猶言白髮也。子夜歌：「霜鬢不可視。」蓋客久則艱苦備嘗，病多則潦倒日甚。既如此多病艱苦，則鬢毛安得不似霜乎！子美詩：「勳業頻看鏡，行藏獨倚樓。」謂寶刀未老，猶有作爲之日；今則鬢毛衰白，仍一事無成，能勿感傷乎！

八句，頂「多病」。即跟上句收足傷懷之意。「潦倒」言病後軀體衰弱，精神頹唐也。李華臥疾舟中贈序：「潦倒龍鍾，百疾叢體。」「潦」音勞，平聲。「新停」子美時以肺疾戒酒。「濁酒」酒以清冽爲佳，以渾濁爲劣。駱賓王與博昌父老書：「田家濁酒。」子美既淪落失意，更兼貧病交迫，何來美酒？應「潦倒」也。

結語或以爲微覺氣弱。第以前六句，既極飛揚震動，若復作峭快，恐未合張弛之宜。若

轉入別種語調，反更爲全首之累。只如此軟冷收之，而無限淒感之意，溢於言外，未爲不稱也。杜集中，「昆明池水」一章，雖極精工，而前六句，亦極微弱，一結奇甚！第不若此聯之自然，益見此章之超絕！

前四句寫景，「猿嘯」「鳥飛」「落木」「長江」，各就一山一水對言，是登高之所聞所見者；後四句寫情，「悲秋」「多病」「艱難」「潦倒」，是慨身世之飄零，爲登高所感所悲者。因時卽景，就景生情，寫來語語逼真，字字清響。起勢雄壯，收意纏綿，承聯卽頂起聯，轉聯卽含收聯，所謂意若貫珠，言若合璧也。

上聯多用實字寫景，下聯多用虛字摹神，各盡其妙！或曰中二聯，每句可截去首二字。如此則神氣盡失，是何言哉！此正好在「無邊」「不盡」「萬里」「百年」，亦一句三層意。又詩家用雙字（重言形況字）最難，須使五言七言之間，精神興致全見於雙字方爲工妙。要之如此詩之「蕭蕭」「滾滾」，乃爲超絕！

七律爲格調所拘，欲寓神明於矩矱，殊非易事。惟子美才大，變化從心，起結皆切對而不傷氣，所以稱雄。看他一提起，一勒便住，使人忘其爲對偶。且首句於對仗中飄氣用

韻。分之有六層意，合之則寫其登臨縱目，若秋聲萬種，排空雜遝而來。中四句，風利不得泊，有一瀉千里之勢。純以「氣」行，而「意」自見。末二句，感時傷老，雖佳節開筵，而停杯不御，極寫其潦倒之懷也。

細讀此詩，「哀」字極妙！一言猿啼似哀；一言此潦倒之客聞之而哀也。又「落木」本言樹之搖落，亦取喻人之潦倒、顛頓也。如子美詩：「搖落深知宋玉悲！」。古來多以「流水」喻年華，今對此「長江滾滾」，逝者如斯，不舍晝夜。亦猶韶華之一去不留！我則垂垂老矣！詩人善感，對之胡不興悲！「潦倒」二字，亦含落魄不偶、鬱鬱於懷之意。又「停杯」者，子美一向貧甚，青瑣朝班之日，已是典衣買醉（見下曲江二詩）；一臥滄江，潦倒（困苦）尤甚，酒乃不得不戒也。此所謂深一層意義，初學者不可專志於此，徒傷性情也。

子美詩有二派：一爲立論宏闊，此篇「萬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獨登臺。」之作是也。其流爲宋詩。然宋人詩趨於晦澀，一似語錄之言；一派造語富麗，如秋興詩：「珠簾繡柱圍黃鵠，錦纜牙樯起白鷗。」之作是也。其流爲元詩。然元人詩，流於淺近而失其細。此皆不善學者也。

唐人七言律詩壓卷作之黃鶴樓、鬱金香二章，皆順流直下，故世共推之。然二作與會誠超，而體裁未密；丰神固美，而結撰非艱。若此詩者，則一篇之中，句句皆律。一句之中，字字皆律。而實一意貫串，一氣呵成。無論章法、句法、字法、俱臻極妙！誠百讀不厭，曠絕之作也！當爲古今七言律詩第一，不必爲唐人律詩第一也。

× × ×

× × ×

杜甫曲江

一片花飛減卻春，風飄萬點正愁人！
且看欲盡花經眼，莫厭傷多酒入脣；
江上小堂巢翡翠，苑邊高塚臥麒麟！
細推物理須行樂，何用浮名絆此身！

題解：〔曲江〕池名，在陝西長安縣東南。漢武帝（劉徹）因宜春苑故址鑿而廣之，每

賜宴臣僚，則於此地備綵舟，惟宰相及學士登焉。開元中更疏鑿之，江側菰蒲蔥翠，柳陰四合，遂爲都人遊賞勝境。因其水流曲折，故名。

作旨：此二詩爲遊曲江，傷春感事而作。因仕而不得志，有看破宦情之意。首章著意在「花」，而帶出「酒」字；後章著意在「酒」，而帶出「花」字。

解釋：首句本爲「萬點齊飄」，此詩卻用曲筆，倒追至「一片初飛」時說起。以花雖一片，春光係之，花飛則春減矣。語奇而意淡。古詩：「飛此一片花，減卻青春色。」著一「飛」字妙！以花是無情之物，而作有情之物看待也。與歐陽永叔詞：「淚眼間花花不語，亂紅飛過鞦韆去。」之「飛」字同一用法。若言「飄」者，便是因風而起矣。

二句，「風飄萬點」猶言花大落。以花飛一片，至於萬點紛飛也。旣云花飛一片，春色已減，何況風飄萬點？「一」是言其極少，「萬」是形容極多之意。非數目上之一與萬也。然對此落英繽紛，狼藉殘紅，於是愁人情緒，陡爾傷春，正從此起，故曰「正愁人」也。

三四句，「且看」以愁人雖無情緒，聊且去看也。「看」讀平聲。「欲盡花」謂將盡之花也。初言「一片」，繼云「萬點」，此言「欲盡」，則春事闌珊，豈可復問矣。「花欲

盡」是記敘語，「欲盡花」是形容語。二者似同而實異。此時雖不至「殘紅一夜經風雨，是空枝。」然亦只賸三兩片耳。「欲盡」二字妙！謂春雖盡而實未盡，此所以興依戀之情。故賈閨仙詩：「三月正當三十日，風光別我苦吟身；共君今夜不須睡，未到曉鐘猶是春。」設若易「欲盡」爲「已盡」，則入夏矣，而以下之詩意，亦無從著筆。「經眼」謂闌珊花事，雖暫經愁眼，已不多時矣！老人眼中，物候驚心，節節寸寸，全與少年相異。眞爲可悲可痛！作詩須善用古人好語，或兩字或三字，如「春風春雨花經眼，江北江南水拍天。」而杜句「且看欲盡花經眼」是也。「莫厭」自己寬慰自己，莫要厭煩也。「傷多酒」傷心之事，還多（濃）於酒也。卽李太白詩：「舉杯澆愁愁更愁！」又宋詞：「擬倩東風澣此情，情更濃於酒！」與此句之意相類，不過此詞易「傷」字爲「情」字耳。「莫厭酒入脣」，卽錢希聖詞：「昔年多病厭芳罇，今日芳罇惟恐淺！」並與「且看花經眼」，上下句應。亦伏下第二章「日日盡醉」之意。看他接連三句皆說「花」，一句深一句，直到第四句忽然跌出「酒」字來。律詩至此，神化不測！正與崔顥黃鶴樓之句法一樣新奇。蓋崔詩：「昔人已乘黃鶴去，此地空餘黃鶴樓。黃鶴一去不復返，白雲千載空悠悠！」亦一連三句說「黃鶴」，妙在

第四句一截。此詩亦然。崔詩妙在超逸，杜詩妙在深婉，且四句俱對仗。又此聯以「欲盡花」「傷多酒」三字插放句腰，其法亦異。然「酒」既是「傷多酒」，入脣最難，本是可厭，而子美叮囑「莫厭」者，只爲「花」是「欲盡花」耳。只此四句，已將七八二句之意，一齊攝起。

五六句，極寫亂離後一片荒涼之景，爲感傷人事之變也。「江上小堂」曲江岸旁人家之小堂也。因經安史之亂，故無人居住。司馬君實迂叟詩話：「唐曲江開元、天寶間，旁有殿宇。安史亂後，其地盡廢。」「翡翠」鳥名，體長九寸餘，常營巢於山中樹洞內，或水邊穴居，飲啄水側，捕食昆蟲類，其雄者曰翡，色多赤；雌者爲翠，色多青。出越南、廣西諸地。此「巢」字妙！寫出加一倍生意。謂亂後堂空無主，故任水鳥之營巢。可謂荒涼極矣！有如孔尚任（季重）桃花扇：「守陵（明孝陵）阿監幾時逃？鴿翎蝠糞滿堂拋，枯枝敗葉當窗罩。」又：「行到那舊院門，何用輕敲；也不怕小犬啾啾（音牢，語不明也）。無非是枯井頽巢，不過些磚苔砌草。」至於劉夢得詩：「舊時王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！」亦同一意。前者言堂空無主，而任水鳥之棲宿；後者謂堂毀無人，而使梁燕之別居。同寫盛衰之

變，而得詩人深婉之旨。庾子山詩：「翡翠本微物，知愛巢高堂。」又「江上」二字，於生趣邊寫得逝波不停，便宜及時行樂。「苑」卽「芙蓉苑」。在曲江西南，其旁多貴族墓塚。「塚」本作冢，高墳也。今日「高塚」，則當爲富貴者之墳墓也。漢書外戚傳：「丁姬塚高。」張說詩：「鄴旁高塚多貴臣。」（麒麟）仁獸也。麋身、牛尾、一角。說文段玉裁注：「設武備而不爲害，所以爲仁也。」牡曰麒，牝曰麟。按：麒麟、是走獸之長，孟子：「麒麟之於走獸，鳳凰之於飛鳥。」秦、漢間公卿墓多以石麒麟鎮之。西京雜記：「青柞宮……西有青梧觀，觀前三梧桐樹，樹下有石麒麟二枚，刊（刻）其脅爲文字，是始皇驪山墓上物也。」庾子山碑文：「將軍衛青之墓，方留石麟。」著一「臥」字妙！寫出透一步荒涼。蓋石麒麟本是立着，今以高塚無主，故石獸毀敗而倒臥也。今以「巢翡翠」「臥麒麟」，可見興替之不常！又「苑邊」二字，於死人旁寫出後人行樂，便悟更不能不強起追陪也。如此二句，卽所謂「漢朝宮闕皆陵寢，魏國河山半夕陽」之意。凡寓無數悲痛感悟，故有末二句。或云此聯不過牽引貼襯之閒句。愚以此正子美用意處，上以承首聯，下伏「細推物理」「浮名何用」之意。且「落花」乃傷韶華之易逝，而「荒塚」正悟浮生之若夢！二句似同而實